

夜的门口

丁迎新

天早就黑透了,烂黑,头伸进门外的黑暗里就不见了头,整个人摸出门去就不见了人,跟在塘里游泳的人一样,一个猛子扎进去,就没了影。

后门还在开着,靠近锅台的屋梁上垂下来一根电线,快到一人半高的位置打个结,结下面是碗状的塑料灯罩扣着个电灯泡。电灯泡的上半截,油烟已经积了老厚,像蒙着一层黑绒布,本就只有十五瓦的灯泡的光,昏黄得只看见影子晃来晃去。但就是这无力的光,却顽强地把黑暗阻在了门口,一步也进不来。

奶奶吃过晚饭,还坐在门口,比门神还尽职尽责,日夜把守。一把歪歪倒的小竹椅靠在门框上,是她的专座。奶奶腰以上的部位是靠不了椅背的,头再向前一勾,怎么看都像一个大大问号。大多时候,奶奶的眼睛是闭着的,其实,就是睁着也看不见。离了拐杖,奶奶只能摸墙。但奶奶的头还是顽固地扭向门外,扭向那条从湾口弯曲爬上来的小路。可惜,小路上除了下湾的人到上拐来做活、上湾的人到乡里办事,猫和狗都难得看到一回。奶奶又能看到什么呢?

奶奶的晚饭是坐在门口吃的。今晚,只有奶奶和母亲两个人在家,母亲盛了碗饭,夹了些菜,端给奶奶。母亲自己则端着饭碗到了堂屋,看见鸡仔们都回笼了便关上,又到猪栏看看猪食,最后也站到了门口,像奶奶一样,朝小路上望着,边望边嘀咕:

两个死东西,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
奶奶筷子停下来,没了牙齿的瘪嘴窝了几下,接话说:不是到他爸那去了吧?

母亲也不回答,转过身到锅门口,把锅洞里没烧完的柴火用灰盖上。母亲没歇的时候,总有忙不完的事,屋里屋外都是,吃饭也不闲着。就这样,母亲还是比奶奶先吃完。母亲将锅里剩饭盛到盆子里,把锅巴抄翻过来,中间高的地方压下去,贴着锅,盖上锅盖,再到锅门口,把灰扒开,塞进一把松毛,“砰”地一下燃着。这是烧锅巴,不能用大火,只能用小火和慢火,慢慢炕。父亲在学校附近的乡里上班,两个小子偶尔会去歇一晚,偶尔还能看看电影。这样的情况不多,父亲不让去,说工作忙,别打扰他。

奶奶吃完了,母亲把架在奶奶腿上的碗收过来,一起洗。洗完了,放到碗柜里,锅台锅盖也都抹干净了,才解下一直系在腰间的围腰,搭到桌档上。又从桌角拖过晚饭前从菜园摘的一篮子豇豆,坐下来择。哪些是要泡的,哪些是剪了晒,哪些是给猪吃的,分成几堆。要泡的,当晚就要洗净,还有泡菜的坛子也得洗,放的盐早就备在了那。母亲忙得有条不紊,腰也不抬,眼睛始终盯在手上。

奶奶坐在那打了几个哈欠,门外除了黑,还是黑。

母亲手上在忙,嘴上问:要洗脸吧?

奶奶说:等会。

母亲忙得差不多了,从洗脸架上端过脸盆,把奶奶的洗脸毛巾放进去,到锅台上的井罐里,掬出半瓢热水,再从水缸里掬出一瓢冷水,兑在一起端给奶奶。奶奶不用动,直接架在两个膝盖上,哆嗦着捞起毛巾开始洗脸。洗好了,还架在腿上,等母亲来收。

母亲忙好了,奶奶还坐在那,母亲有些急,开始催:

还不睡吗?都一大晚上了。

奶奶又向门外扭了扭头,然后开始动,从微微地挪步,到撑着拐杖身体慢慢站起来。一声长长的唉,留在小竹椅上,也留在后门口,躬着背,一步一挪地向房里走,脚底在地面上拖出滞重的嚓嚓声,嘴里咕嘟着:

你望你的儿子,我望我的儿子,非催我睡觉。

母亲也不理她,待忙好后,就着奶奶的洗脸水洗了手,这才直起腰,拢了拢头发,坐到奶奶的位置上。

母亲的整个身体也是朝向门外小路的方向,望着漆黑的夜,怎么也望不透的夜。昏黄的灯光将母亲的影子印在墙上,一动不动。这影子又成了门神,一夜接着一夜,守在家的光亮和外面的黑暗之间。



伞下
潘晓平 摄

源头村散记

潘爱娅

生在江北,羡慕江南。那种羡慕是来自别人的字里行间。山水林石,白墙黑瓦,长廊亭榭,小桥流水人家等等。对这些古民居的描述,哪一样都令我神往。

可惜我年轻时一直为工作和生活奔波,难以亲自去江南走一走,看一看。退休了,有了时间。看过桂林山水,到过古都西安和北京及一些著名景点,但在我心中久久盘旋的徽州建筑,却一直无缘相见。终于下定决心随朋友去了一趟婺源,走进了一个叫源头的古村落。

在没有新的行政规划之前,婺源属于徽州建制,建筑风格是真正的徽州作派。源头村的古色古韵,没有让我失望,一如我在书中所见。

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”,汤显祖的这两句诗,我小时候就会念。只觉得美,不解其意。但让年少的我,知道了世界上有个叫徽州的地方。

我所参观的源头村,是清朝早期的建筑,山林古木环抱,溪水贯穿环绕。这正合我意,我想见识的就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淳朴形象。这里没有被刷得油光水亮的楼台亭阁,也没有官府大户人家的富丽堂皇。

树木、流水、石木结构的房屋,透出的是被翠绿包裹着的苍古。印象里就像是在哪幅画中见过一样。布满青苔的桥石,灰暗的廊柱,门窗,小瓦马头墙,嵌在高壁上的窄条状窗户等等,本色本味没有经过现代化的包装,原始风味十足。

古老的房子里,仍然住着人家,与展览馆之类的徽式建筑有别。除了房屋古老之外,栖居屋舍内的人,已是相当现代化了。像那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,估计只能在书本上的徽州里才有。石板路上,不仅没有丁香姑娘,就连农家乐里端盘子的,清一色都是衣着时尚的白发大妈。

村庄里青石板铺就的路,没有一点泥土,就像是被水洗过一样。说到水,或许这才是这些古民居的灵魂。村子的周边,皆是翠绿的山和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。河流分几个岔从那些大树的脚下流出。估计“源头”的村名正是缘于这流水吧?屋的左边是水流,右边还是水流。那流水清澈到无色,把水底的水藻衬得格外的绿。那水藻被流水冲刷得摇摆不定,颇有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的韵味。

河流两侧皆是村居,中间横架着一座小小的石拱桥。老乡亲们端着饭碗,站在桥的两头拉家常。游客们大都来自城市,觉得这样的景象稀罕得很,“这日子多悠闲哈!令人羡慕哦!”

“瞧这水真清!这小桥真玲珑!这山上的树真大!这空气湿润润的,真舒服!”……河岸就是居家人的屋檐地。黑色的条石码得浑厚结实,看着似是千百年也不会被洪水冲垮。小小拱桥上,石头雕饰的栏杆和狮子等,也被岁月熏成了黑色。陈旧里的沧桑,让小桥有了庄重的美。

慢慢行走时,那些古屋上的雕饰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去北京,人家都说要去看那些四合院,了解一下北京的胡同文化。去徽州,看的是飞檐翘角马头墙的建筑文化。这些深厚的文化,不是匆匆一瞥就能够了解的,旅游者,不过是饱饱眼福而已。于我而言,对徽州建筑的了解一直是停留在书本上,这次的亲见,也算是一次实景的验证。

马头墙、飞檐翘角、绘画门楣。这些房屋上的附属物,我们那儿的建筑物上是少有的。在这里只要是房子,上半部都被装饰成这样。我突发奇想,那马头墙,不就像是女子头上挽起的高髻么?那飞檐翘角,不就是在髻上簪了金钗银钗么?这普通的村庄如若普通村姑,经过这么一装扮,还真的是增加了贵气和光彩呢!

然而,据说马头墙的作用不是为了好看,而是为了防火。那高高的翘角是不是为了美的视角呢?据说也不是。有人解释,那是代表古代徽州妇女翘首盼郎归的象征。如此,各户各户门头上的精美门楣就不难解释了。

古人当官了,发财了,在门头上大做文章,以此炫耀一番以示外人,大概如此,才有了“光耀门楣”这四个字。源头村每家的门楣上都有彩色绘画。虽已颜色斑驳,仔细辨认,还是能窥出那些画面的。这些画中,看不出有什么炫耀的成分,画的都是些吉祥如意的古老故事,如“鲤鱼跳龙门”“五福拜寿”“麒麟送子”等等,朴实无华。

或许是土地的金贵,这里的房子都是紧紧相连的。坐落在不大一块场地上的村子,除了环绕的水和周边的山,少有开阔地。见到不少人家的房屋,门紧贴着河岸条石,仅能容人走路。窗户也是紧贴着隔壁人家的墙壁,一长条一长条的,就像是一条条的缝。想必那些日夜盼郎归的妇人,就是从这些缝里,用焦灼的心,盼望着!盼望着!

看到这些窄小的窗户,我忽然想到古时徽州女人的命运,心里无端的不舒服起来。待我一转角,迎面就是一小店。卖豆豉的漂亮妹子,满脸笑容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心里豁然一亮堂,瞧!现如今的徽州女人,幸福着呢!